

本唱俗通



裏賣奎塗馬

(拉場戲)

716.4
507

內容簡介

這是一本經過整理的二人轉拉場戲的段子。描写农民冯奎，为求生存，将妻子李金莲卖与地主夏景瑞的悲剧故事。适合演出及当唱本阅读。

基藏

馮奎賣妻

隋書金 整理

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副14号)

黑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01號

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黑龙江分店发行

開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50}$ · 印張 $\frac{14}{25}$ · 字數 13,000 · 印數 1—20,000

1958年6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6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

總號：437

統一書號：T10093·123 定價：(5) 八 分

PDG

時間：明末崇禎年間。

地点：宝坻縣張家灣。

人物：馮奎，三十五、六歲；

李金蓮，二十七、八歲；

桂姐，十歲；

宝安，六歲；

馬占元，三十來歲；

夏景瑞，五十多歲。

幕啓：二道幕前。

〔馮奎，穿生扮相，上場。〕

馮奎：（念引子）

寶坻連年遭荒旱

天災人禍降人間

窮人走投無有路，

求親告友也枉然。

我馮奎，娶妻李氏金蓮，所生二男一女，女兒名喚桂姐，長子名喚宝安，次子名喚寶柱。闔家大小，全凭我耕田度日。皆因寶坻

連年荒旱，五谷雜糧顆粒未收，日子實實地艱難！不幸次子寶柱活活地餓死。咳！如今全家已數日未曾用飯，直餓的我一双兒女也將要命喪黃泉；所欠糧戶地租，又逼我明日還清。怎奈家產當盡賣絕，兩手如洗，實指望求親告友相助，又誰知求親告友也是枉然！清晨出得門去，糧米銀錢全沒借到，咳！這個歲月啊，（搭調）叫我馮奎可如何是好啊！

（唱‘紅柳子，調）

从打崇禎坐了殿，
一連數年未收莊田。
头一年旱來二年澇，
三年四年被水淹，
五一年上田苗好，
蚂蚱蝗蟲飛滿天。
往南吃到湖北口，
往北吃到山海关，
連年不收不要緊，
宝坻縣黎民餓的可憐！（甩腔）
山上野菜全挖淨，
樹葉草根也賣錢，
綫穿黑豆長街賣，

河里雜草上秤盤。
高粱米一斗八吊六，
小米一斗十串錢。
大米白面價錢貴，
窮人想吃難上難。
有錢人家照样過，
又買騾馬又置田。
有的人家挑了車馬當了產；
有的人家賣了房屋又賣田；
有的人家逃荒躲了難；

(代白)有的人家走投無路，舉目無親，求借無門，死逼无奈，(唱)
手拉妻子兒女大街去賣錢。(甩腔)
這人吃人的年頭可怎樣辦？
眼看要餓死的窮人有誰可憐？！
明天用啥去還財主債？
今天用啥買米度难关？
光愁飢荒也無用，
賣工掙個買米錢。
馮奎我強打精神往前走，(走圓場)
大街不遠在面前。
大街上男男女女數不尽，

富貴貧窮不一般。
富貴人去到高樓飲美酒；
花子挨門乞討要飯餐。
有錢的公子小姐穿着綾羅綢緞；
无錢的小伙姑娘穿的是襤襠不堪。
有錢的高官太太騎馬坐轎把大街逛；
无錢的老头老婆坐在大街賣筐賣簍賣磁
罐。

有錢的上街有說又有笑；
无錢的上街愁眉苦臉泪漣漣。

馮奎我在大街上就把工夫來賣，（甩腔）
誰叫工夫啊？我賣工夫！

〔望門，无人應聲。〕
(唱)沒有人雇工夫我哪里去掙錢？(甩
腔)

急的馮奎在大街团团亂轉，
〔幕內：“誰做工夫跟我走啊！”“我去！”
“我也去呀！”“走吧！”……〕

〔馮奎向幕后擺手招呼：哎——等等我，
我也去呀！〕往前迈步躉，因多日沒吃飯，跌
倒。爬起。叫弦：“餓死人了！”

(唱‘紅柳子’調)

狠心的人你們为啥不等咱？！（甩腔）

我在这兒还把工夫賣，

盼望那叫工夫的來雇咱。

天已过午还是沒人雇，

〔馬占元身穿长袍，腰系絲帶，头戴軟罗帽上場。〕

馬占元：（接唱）來了雇工的馬占元。（鎖住）

你是做啥的？

馮 奎：我是做工的。

馬占元：看你这个样兒！胳膊腿瘦的像个麻秆似的，你能干得了活嗎？

馮 奎：別看我骨瘦如柴，我啥活都能干哪！

馬占元：喂呀！这麼說，你还是一个好庄稼人呢。

馮 奎：“感情”，庄稼活样样都行。不信，你且听了：（数板）

扶犁点种不用提，

薅草鏟地在头里，

割裝拉打揚場我全会，

捎帶劈柴、挑水、鋤草、喂馬、推碾，拉磨
簸箕箕，簸箕箕。

馬占元：嚇！是把好庄稼手，就是像个病鬼样。正好我要雇一个工夫，你要多少錢一天？

馮 奎：給兩吊錢吧！

馬占元：給你一吊五怎样？

馮 奎：行啊。

馬占元：好，你跟我走吧！

[幕內：“哎——叫工夫的，你先別走！你供我吃飯就行 我不要錢”。]

馬占元：（向幕內看）那個小伙子比這個瘦干兒能有勁兒，還不要錢。（對馮奎）我不雇你了。

（對幕內）好吧，你跟我走吧！

馮 奎：咱們剛剛講妥，你不要領他走啊！

[馮奎扯馬占元衣服，被馬占元甩倒在地。]

馮 奎：蒼天哪！（唱‘紅柳子’調）

馮奎我賣工夫等了半天，
好容易盼來個叫工夫的雇了咱。
工夫錢一吊五剛剛講妥，
來個楞小伙子頂了咱。

馮奎我心里窩火往回走，（走圓場）
一步一步挪到家門前。（甩腔）

[馮奎無力地作拍門板狀。]

賢妻開門！賢——妻——開……

[馮奎昏倒在地。]

[二道幕拉开，舞台上有桌椅一套，
披素色帷子。李金蓮，青衣扮相，坐場。]

李金蓮：（唱‘紅柳子’調）

李金蓮正在房中坐，
忽听門外叩門栓，
一定是丈夫求借回來了，
為妻心里好喜欢。

走上前开开门双扇，（甩腔）（开门介）

[李金蓮作望門狀。楞神，望見馮奎昏倒在地，惊讶抖颤，倒退一步，慌忙地。

走至近前我把丈夫來摻。（甩腔）

[李金蓮摻起馮奎。

我只曾想你到親友家中去求借，
沒料到回來昏倒在家門前。

摻着丈夫把房进。（作进门狀）

馮 奎：（接唱）昏昏沉沉走进房里边。（甩腔）

[李金蓮将馮奎扶到椅边坐下。

李金蓮：（唱）丈夫你清早出門去求借，
適方才大糧戶又來催討租稅錢，
他言說有錢讓咱明天把端陽過，
无錢休想过难关。
我盼丈夫回家轉，

不知你借妥多少米面和銀錢？

馮 奎：（唱）馮奎聞聽眼落泪，

好似鋼刀把心挖！

我到親友家中去求借，

沒有借到一个錢。

因此上我去到大街把工賣，

心想掙个一吊兩吊錢。

一吊五一个工夫剛講妥，

來了个白吃飯的頂了咱。

李金蓮：（唱）李金蓮聞聽滿眼含淚，

心里酸痛口罵蒼天：

（代白）該死的老天爺呀！

該你下雨为什么你不下雨？

旱的禾苗火烤一般。

不該你下雨你偏一勁兒下，

（代白）下的溝滿壕平，河水出嘲，山洪暴發，

大水泛濫，

把黎民百姓的土地全淹完。（甩腔）一

連荒旱四五載，

窮人餓的叫苦連天。

为什么窮人成年六輩受貧苦？

为什么富人一生自在总有錢？

罵一声老天爺你真瞎了眼，
为什么你心眼長的那么偏？！

(代白)老天爺呀，老天爺！

你逼死我們夫妻倒还罢了，

你叫我一双兒女餓死 多么可憐！(甩腔)

[幕內桂姐喊：“爹呀，我餓啦！”宝安哭喊：“媽呀！我餓啦，我要吃飯！”

[馮奎和李金蓮听到孩子的哭喊，感到非常痛心，夫妻面面相看，为难百倍。

李金蓮：(唱)桂姐宝安要吃飯，

聞此言万把鋼刀刺心肝！

馮 奎：(唱)賢妻呀，五方六月这么难过，
就怕数九到冬天。

孩子无衣怕天冷，

你我无衣也難蔽寒。

忍飢挨餓还罢了，

怎过明天这一关？

人都說車到山前必有路，

李金蓮：(唱)莫非說有什么主意快对我談！

馮 奎：(唱)馮奎这里有主意，
打算折賣家產度难关。

李金蓮：(唱)丈夫竟說胡塗話，

咱家中那有產業可賣錢?
房无一間地无一壠，
有点破爛早已折登完。(甩腔)

馮 奎：(唱)咱家中窮的真是叮当响，
沒有一物能賣錢，
馮奎我在一旁心中盤算：

(代白)咳！(狠心地)也罢！
也只好賣活人度度难关。
這句話真叫我难以出口，
这真是倒貼門神左右为难！(甩腔)

李金蓮：(唱)丈夫他在那旁急的团团轉，
好像有話要說又不敢言。
尊一声丈夫有話你只管講，
从小的夫妻有什么話不能談？！

馮 奎：(唱)为丈夫有一言难以出口，
說出口來怕你心煩。

李金蓮：(唱)咱們夫妻多恩愛，
快說吧！为妻我不能心煩。

馮 奎：(唱)我有心把咱們桂……

李金蓮：桂什么？
〔馮奎退步，李金蓮上步，夫妻对覲。〕

馮 奎：(接唱)……桂姐賣，(甩腔)

賣給那有錢人家當丫環。

李金蓮：（唱）丈夫你不能把咱桂姐賣，

馮 奎：（唱）不賣她明天拿啥把賬還？

我有心要把咱們的寶……

李金蓮：寶什麼？

[馮奎從另方向退步，李金蓮上步，夫妻又對視。]

馮 奎：（接唱）……宝安賣，（甩腔）唉！

賣了他咱馮門豈不是斷了香煙？！

李金蓮：（唱）丈夫你不能把咱宝安賣，

馮 奎：（唱）不賣他全家餓死多可憐！

為了孩子能活命，

為了明天把賬還，

我有心要把賢妻你……

李金蓮：你把我怎的？

[夫妻雙手搭在一起，馮奎退步，李金蓮進步，走倒退圓場，定相。]

馮 奎：（接唱）……賢妻你賣，（甩腔）唉！

从小夫妻实在難。

李金蓮：（唱）李金蓮聞此言心如刀攬，

手拉住丈夫淚不干。

為妻我十七歲就把門過，

过得門來足足有十年。

人常說有柴有米是夫妇，

无柴无米是孽緣。

我跟你患难十年把窮苦日子过，

(代白)我为你拆拆洗洗，縫縫补补，綆綊綻綻，生兒育女，裁衣做飯，

從來沒有半句怨言。(甩腔)

咱夫妻不打仗不吵咀從來也沒紅过臉。

夫妻恩爱真投緣。

实指望患难夫妻能把百年过；

那成想夫妻离別就在今天。

实指望天災人禍能熬过去；

那成想逼的你下狠心賣了咱。

实指望生兒养女防备老；

那成想母子分散骨肉不得团圆。

夫妻恩爱、母子之情要割断，

(上‘快板’)

就好像万把鋼刀把心剜！

李金蓮越說心越痛，

痰堵咽喉……(昏倒在地)。

馮 奎：(快板)呀！一見賢妻倒在地平川。

吓得馮奎心胆战，

急忙上前呼喚我妻李金蓮。

[馮奎急忙單腿跪下，一手抓住李金蓮的青絲髮，一手托她。]

賢妻呀，賢妻！

(唱)都怨丈夫我不好，

我不該狠心要賣你李金蓮。

皆因为年月荒旱无法度日，

又欠糧戶租稅錢。

逼的丈夫出在無計奈，

才打定這個鬼算盤。

賢妻呀！蘇醒吧來蘇醒吧！

為丈夫我再不賣你李金蓮。

冻死餓死你我一塊死，

患難夫妻應該過百年。

我喚賢妻，賢妻不应允，

(代白)哎呀！不好！

莫非她一命嗚乎染黃泉？！

(唱‘哭糜子’調又名‘拔蒿子’)

我哭了声苦命的妻呀！啊！……

你要死去不要緊，

撇下兒女誰照看？！

(唱‘三拔蒿哭糜子’調)

哭一声我的妻呀!……
好可憐人哪!……
叫我馮奎怎不为难?!

賢妻醒來，賢妻醒來!

[李金蓮苏醒过来。]

李金蓮：喚！（唱‘还阳迷子’調）

昏昏沉沉如夢醒，
我的老天爺呀!……
忽听耳旁有人喚我李金蓮。
我不愿睜眼强睜眼，
看見了狠心的丈夫在身边。

（唱‘紅柳子’調）

孩子他爹你摻我一把，（甩腔）

馮 奎：（唱）摻起我妻李金蓮。（甩腔）

李金蓮：（唱）丈夫要把为妻賣，
把兒女叫來讓我看看。（甩腔）

馮 奎：賢妻且慢！是你听了：
（唱）都怨人吃人的世道逼的我、
我这才狠心要賣你李金蓮。
連年荒旱日子无法过，
过了今天无法过明天，
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

再不能賣你李金蓮。(甩腔)

李金蓮：(唱)逼死你餓死我这倒不要緊，
拋下了一双兒女孤孤單單挨餓受冻有誰
可憐？！

不弄錢買柴買米怎么办？

欠地租大糧戶怎能饒了咱？

眼前只有妻离子散一条路，

丈夫啊，你不走此路怎过关？！

劝丈夫不要再把为妻恋，

賣了我你久后还可續弦。

李金蓮主意已拿定，

快把兒女叫來讓我看一番。(甩腔)

丈夫快喚兒女前來！(馮奎 不語)待为妻我喚來：桂姐，宝安那里快來！

[桂姐，穿素色小褲褂，头扎小抓髻；宝安，亦穿素色小褲褂，頭頂梳个小站辮。姐弟二人同上。

桂 姐：媽！我要吃飯！

宝 安：(与姐姐同时地哭喊)媽！我餓了！

李金蓮：(唱‘大悲調’)

一手拉住女兒小桂姐啊，……

娘的姣兒啊！……